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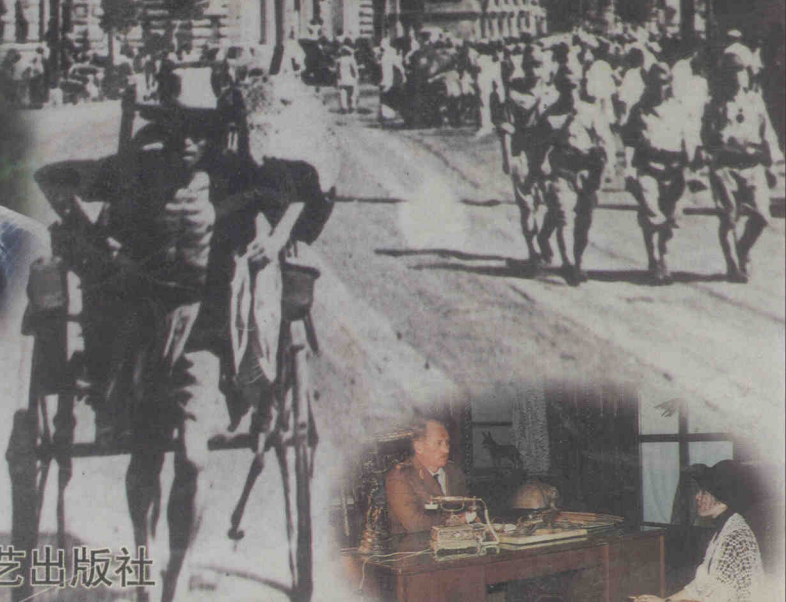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香堂往事

Xiangtang Wangshi

● 陈心豪 / 著



● 安徽文艺出版社



香

香堂往事

陈心豪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香堂往事

陈心豪 著

责任编辑:汪洋 欧子布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蚌埠南空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10,000

版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57-5/I·1449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二十年代的上海滩帮会林立，龙蛇混杂。同心会鼎香堂老大梅文德为匡扶劳工，遭东洋商团和大亨章伯韬密谋刺杀。之后，会中群龙无首，四大当家人心背离。本属义兄妹的五爷林之剑和三爷梅蕴兰为争权继位，互萌杀机，鹬蚌相争。香堂元老二爷范宗则又受巡捕房坐探挟制，肇事生非，图谋渔翁之利。四爷唐燕尔虽属锦线义盗，妙手空空，但面临艰难冗杂的人事一筹莫展。香堂内部悬案迭起，扑朔混沌之际，老奸巨猾的工部局总探长杰克逊以军火买卖为钓饵，牵线文武皆备的梅蕴兰，迫使她在同心会和烟厂董事长屈力克赛发生冲突中充当傀儡。并与章伯韬联手以金钱、美女策动淮北帮主及各家地方工团和鼎香堂反水，血腥械斗。然而，林之剑和梅蕴兰等同心会人，在屡屡陷入堂毁人亡、身败名裂的危险境地时，却被帐房的一介书生和鸳鸯楼的刀马名旦的文韬、武略及脉脉温情而点拨、化解，并渐引至光明……

编者按

该书已由上海总工会电视制作中心,小野集团上海祥龙影业映画有限公司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即将向海内外播放。

序

都说文学是影视剧的母体。君不见，有多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被搬上银幕、荧屏并大获成功。于是，便有了影视与文学合流之说。可近年来，随着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的超常发展，影视界已不满足于改编或移植现成的文学作品。而不少文学作家也纷纷改行当起了编剧。于是，就又有了影视与文学分流之说。

其实，合流也好，分流也罢，作为形象思维的产物，影视与文学确有其天然的共通之处。两者都离不开基本的故事框架，人物关系结构，情节的铺陈和语言的运用等等。那么，既然可以先有小说《孽债》，尔后有电视剧《孽债》，那么为什么不能先有电视剧《香堂往事》而后有长篇小说《香堂往事》呢？这就是作为《香》剧最初的策划者和制片人之一的我的原始的带有“野心”的想法。

如今，“野心”不仅实现了，而且提前了。在十六集电视连续剧《香堂往事》即将在全国各地播出之际，作为该剧编剧的陈心豪先生也已把廿余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奉献于读者面前了。这不得不归功于作者的勤奋与刻苦。而且，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香堂往事》已不仅仅是同名电视剧的故事改编了。无论是时代背景的渲染，人物关系的设置，故事情节的铺排，人物性格的塑造乃至人物语言的运用，小说都精心地作了文学化的再创作，扬小说之所长，充分拓展了文学想象的空间张力，张扬了文字语言本身

的魅力。而这，又完全得益于陈心豪先生本身之文学修养和作为两栖作家的艺术功力。

陈心豪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专职编剧和工人作家。他擅长古典诗词，所以行文措辞富含传统文化的韵味。人又极勤奋，也就将近三、四年内吧，他创作的三部电影《被叛卖的情人》、《走入险区》、《犬杀》分别由峨影、长影、上影三家制片厂投拍。他的长篇小说《天缘》也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可谓成果丰厚。

同名电视剧和长篇小说《香堂往事》的同时问世，应该说是影视与文学携手，交叉互补的一次有益尝试，和作者一样，我希望这两部作品能赢得观众与读者的喜爱。

陈东湖

1996.10.22

“一壶春”茶馆临江起楼，飞檐翘瓦，门开八面。民国十一年夏至开张志禧。期间，有个风水先生曾断它虽地处浦西，但占了上海道东北角艮位生门，日后必定昌隆发达。再看茶馆老板李贵堂，年过四旬，淡金面皮，尖腮猴面，配一双圆溜溜的泉眼。那先生笑说，如遇上术数不精的，会判作是非盗即贼相。可他是高人，则认定李老板属“鹰鹤之相”。若从政，官至四品。如今不坐黄堂坐茶馆。又占得地利，少不得将来壶煮三江、客通九州的万人随和气象。这风水先生说的，当初人只以为是混口好茶吃的应景捧场话。可两、三年过后，也见奇怪。这李贵堂的一壶春，既不投靠黄大麻子黄金荣创立的一手遮了大半上海滩的“黄帮”，也不归附走线江湖的青、洪门。按理说，是个没戏唱的“空子”。可这空子偏不空。上海道三教九流、旁门左道，上至北洋军阀陆军部麾下护军使署带枪把子的爷们，下至十六铺码头供外洋水手消遣的“咸水妹”，和一壶春都投缘。见了李贵堂，也没大小贵贱的身份，和气恭敬地称一声李爷，聊一份家常。久而久之，上海滩或有什么风吹草动，死水微波，这茶馆老板倒能先知先觉。逢上重案、凶案惊动上海滩时，便连巡捕房的包打听，也集结到一壶春，自掏腰包反请李老板吃讲茶，或求得一丝半星的线头好去访查。

这公共租界的场面上，或没有李贵堂看不懂的事和人了，倒只有吃不透李贵堂竟属哪方面的人和事。

不过，眼下茶馆见遇的人事，却让李贵堂爆了个吃惊的大冷门：

依照往常，茶馆已牌翻过，寅卯时早茶渐凉，午茶未兴，恰是伙计们偷得浮生半时闲之机。李老板也可去后堂抽袋烟，品壶好茶。可没料到二楼的清风轩雅座，突兀地坐进位少年公子。少年公子冷傲着脸不开口，先推过十只银元把茶轩给包了。等茶馆沏上茶时，那公子哥滴水不沾，却把白玉瓷盏的盖碗取下，往茶盅的左侧“啪”地声靠立住，冷不零丁地发句话：“找你们当家的说话！”言毕，星眼也斜也不瞧人。茶馆年幼识浅，也不知来路，慌慌地去禀告李贵堂，只道是有人似想挑是非。李贵堂闻讯即至，远远瞅去，只见这公子哥一身白薄呢西服配顶金丝滚边礼帽。襟上佩一枚翡翠绿钻饰莹碧生辉，华贵非常。李贵堂初料他是官宦或商贾家的纨绔子弟，不介意地想走进门去应酬时，公子哥忽然抬眼一望，一笑。这一望，目光清正凛然，杀机潜隐；这一笑，却又恬淡风雅，柔媚含蓄，倒把李贵堂给镇住了，心中叹奇！等他留心看桌上盖碗时，蓦地打了个激凌——这斜靠在茶盏边的盖碗盖顶向外，盖底朝内，分明是青、洪门弟子走线江湖“挂牌告帮”的讯号！

李贵堂虽不在帮，但也不敢怠慢了江湖行帮定下的那套“海底”规仪，惹人讥笑一壶春不知深浅。二则呢，这少年公子神奇莫测，他想藉此盘底。查知对方的来历和用意。思想过后，李贵堂在少年的桌前从左到右，逆时针转了一圈，而后直面以问：

“老大，你可有门槛？”

少年见他接帮，欣喜起立，右手一掸衣袖，双拳抱胸：“不敢。是占祖师灵光。”

“贵前人哪一位？贵帮里是何门号？”

“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道师。敝前人双凤帮主，张上学下宪。是杭三帮。”

少年公子口齿伶俐地报出所属的青帮家庙源流。

李贵堂微微颌首：“老大贵姓？”

“在家姓田，出外姓潘。”

李贵堂明白，少年自姓田。出外姓潘，是指青帮的三老，翁、钱、潘中的潘清宇祖师。

“请教老大在哪个码头发财？”

“一船走四海。在下暂栖龙虎堂。”

李贵堂略怔，忽见少年耳垂下的针眼，蓦地惊语：

“老大是龙虎堂内红粉杀手荷花三娘子？”

少年微笑着掀礼帽，露出松松绿鬓，忽又压下：“李爷果然好见识。小女正是田荷荷。要紧事系身，不敢露相。包涵了。”

李贵堂说声请坐，心里纳闷。这荷花三娘子原是青帮龙虎堂主田善举田二爷的爱媳，因未过门先死了夫婿，便改姓做了田家义女。这曾是闯荡江湖的刀马客，自从寄栖上海滩后为青帮做下许多耸人听闻的血案，列为龙虎堂头等杀手。今日，她女扮男装，神秘兮兮地潜入一壶春，真不知个吉凶祸福。

田荷荷也聪明，猜出李贵堂心存疑忌，笑道：“李爷安心。我今次造访一壶春，只是想借李爷的鼎力，化解一段恩怨。”

“唔？谁家的恩怨？”

田荷荷但笑不语，四顾无人，才悄悄地应道：“日月同心会。”

李贵堂一愣，心中却已有了底谱：这日月同心会是在民国十二年也即1923年京汉路二·七大罢工后在上海立盟的以浙江人为主体的同乡会。会长梅文德是跑海轮的大副出身。知书明礼，且好义，故为人推崇。至今不出两年，总会所设的行政机构鼎

香堂已联络制铁、棉纱、火柴、水运、铁路、染坊等十三个帮口，气势广大。今年初，公共租界的日商棉纱厂厂主横田四郎藉口纱船沉在黄浦江，财政亏空，克扣工人日薪并行裁员，激起纱厂罢工。劳资双方僵，持不下，眼看工友因停工无薪，难以维持家计而导致罢工流产时，梅文德仗义出首，号令鼎香堂十三帮口共同抵制日货，不与东洋人做生意。此举惊动了日本领事，迫于在华日商的共同利益，不得已责成棉纱厂厂主横田四郎答应罢工者提出的条件，追补克扣的工友日薪，撤销裁员令。当初，同心会声援罢工，抵制日货，曾关闭鼎香堂所辖的水线和码头，以拒绝所有的东洋货船进埠。但龙虎堂因和日本国航运公司签有长期合作的条约，田二爷不想毁誉损财。所以借“恪守生意中道，不涉政治”为由，谢绝了梅文德的“联手制日”的提议，网开一面，让停泊在吴淞口外的日方商船借他的水线和码头入港。两家由此发生芥蒂，从此各行其事。但底下人互相遇见时，免不了言来语去地生出摩擦与纠纷。日子一久，积怨愈深，乃及上海各界均有所闻，褒贬不一……

“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贵帮和同心会对上海滩的局势都属举足轻重。”李贵堂由衷地说，又问：“不知龙虎堂如何打算两家的恩怨？”

田荷荷表情谨严，重重地叹息一声：“为了我爹当初不得已的苦衷，我眼下只能坏了杀手的规矩！”

“哦？”李贵堂听出话中文章，心中一凛，“此话怎么说？难道有人对梅文德欲行不利？”

田荷荷郑重其事地点头：“李爷真是聪明人。漏个风给鼎香堂，从今日起谨防梅老先生的性命吧！”

李贵堂大骇，亮亮的泉眼骨碌碌地一转，已猜出了内情，“有人雇你……”

“二十万大洋。爹与我回绝了。但难保证另聘高手是么？”

李贵堂噓了口气，频频颌首：“二爷和三娘子好义，也深谋远虑，‘一石双鸟’啊！”

李贵堂说“一石双鸟”，并无贬义。龙虎堂拒绝受雇刺杀梅文德，反漏出风声，一则显示化解两家恩怨的诚意。二则呢，也为日后梅文德或有闪失，避免一场天大的误会和两帮间的血腥厮杀。

“李爷说对了，事关重大。否则，我怎肯自毁了杀手的名声？”田荷荷苦笑不已。

“三娘子宽心。除当事者之外，李某守口如瓶。且敬重你为免一场血腥而不惜牺牲杀手规矩的深明大义！”李贵堂慷慨正色，言出肺腑。

“好，那我以茶代酒，谢李爷援手成全了！”

田荷荷豪爽地将盏中茶一饮而尽。

“那雇主是东洋棉纱厂主横田了？”李贵堂问过，却又觉多余。

田荷荷抿嘴一笑：“李爷是嫌我自毁名节还不够吗？到此为止吧。只当你我没见过。”

田荷荷说完起身，又说了句：“仰仗李爷鼎力了，日后有用我处，召之即来。”

李贵堂知事紧急，也不挽留，当即起身送田荷荷下楼，也不出门作别，多惹一份眼线。之后，李贵堂怀揣着心事，匆匆用过对家面铺送来的一海碗馄饨，即让伙计备下马车，赶去同心会馆报信，以借此不负田荷荷所托，促成两家合好，求个天下太平。

李贵堂车马急急，颠簸过一段难缠的弹硌路后，骤然路面开阔，软硬适度的柏油碎石路基让马车一阵好走。稍顷已望见同心会馆黑檐瓦白粉墙上透出的几枝二月春桃，煞是烂漫艳丽。乘马车夫缓辔渐停的间歇，李贵堂掏出怀表一看，正值未时。心里由

此闪过一丝奇想，路是洋人设计的柏油拌石路的好走，可若论计时，不如中国旧称。否则这未时恰好是“十三点”，岂不是好笑得很？他想着下了车，抬头朝同心馆朱漆大门一瞧，不由一愣：站在门厅接客的并非他的老相识梅文德，也非鼎香堂管理内务的二当家范宗范二爷，却是一名面目娇好，文静恬淡的女子——鼎香堂主管锦线女弟子的四当家唐燕尔。

唐燕尔说了声请字，笑容优雅地引他登阶步入客厅叙话。李贵堂一问，始知事不凑巧，今天下午同心会属下的鸳鸯楼戏馆为春荒赈灾，首场义演全本《十三妹》。梅文德和另几名总会当家皆出面应酬前来捧场捐款的商界显要和劳工团体去了。李贵堂颇感失望，抿了口香茶闷闷地寻思，忽抬眼望见唐燕尔正襟危坐，虽淡妆素抹，衣饰无华，但掩藏不住眉宇间透露的妩媚纯净，摄人心魂的万种风情时，心中不由灵思电动，愁云顿去。原来，这唐燕尔掌管的锦线，与青、洪门各家帮会一样，是专以女弟子美色引诱阔佬豪富入局而诈取钱物的生财之道。她身为锦军首脑，十三岁初出茅庐时，就受雇于辛亥革命党人。曾假扮作军机大臣李鸿章在苏州采办的丫环，混入上海道台的府衙，窃取了朝廷钦点搜捕革命党人的名册，致使道台府二十名侍卫为此人头掉地而一举成名。时下，青、洪门各路帮会，包括黄金荣属下的锦线人物，也对这唐燕尔敬畏七分。再则，她又属梅文德的甥女，血缘至亲。可想而知，这鼎香堂的四爷在上海滩和同心会中的影响至关深刻，决非可以按香堂名次排列而论。

李贵堂考虑定了，便把田荷荷所托的事和盘说出。这唐燕尔虽年仅二十五岁，但果然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城府极深。她听得细心，却声色不露。末了，只平平地和说了句：“田三娘子能坏了杀手规矩漏出风，也足见龙虎堂诚意，我就代姨夫放句话，两家的恩怨了了。”

说完，她回首吩咐跟班的女弟子阿绣去她房中取文徵明的墨宝。李贵堂不知用意，也不解这唐燕尔逢上她姨夫生死攸关的事居然依旧心平气和不惊不恼，不由锁眉示奇。

唐燕尔冰雪聪明，嘴唇牵出一丝坦诚的笑意：“东洋人想杀我姨夫，这原是我意料中的事。纱厂的事闹大了，枪打出头鸟。据我所悉，连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总探长杰克逊，也把我姨夫列入了特别档案，恨不能除之为快。”

唐燕尔说得平淡，但李贵堂心中着实地感叹，眼前这美女子胆识与涵养，令常人无法比拟。鼎香堂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

此时，阿绣已手托着文徵明书轴折回，唐燕尔伸手取过，笑道：“前些日子我与蕴兰在一壶春吃讲茶，表姐评你的清风轩清静有余，风雅不足。我以为同感。这幅文徵明手书的竹枝词真迹权且作鼎香堂的一份谢礼送你去补憾呗。请李爷笑纳。”

李贵堂大感意外，慌忙推辞。

唐燕尔心机独到地笑笑：“这墨宝是我祖传的家珍，李爷放心挂上。不会有为我走线销赃的忌讳吧。”

这一说，李贵堂不得不收了。否则，真有嫌她礼物来路不明的疑义了。

李贵堂谢过后就说告辞。他明白，唐燕尔面上恬淡可心思谨细，获得东洋人欲刺杀梅文德消息后定会有所举措。他在，反给她不便。

事实也如此。李贵堂一走，唐燕尔旋即思想紧张：本来，她的表姐梅蕴兰在上海的话，凭她百步穿杨的枪法和奇巧高深的心智作她父亲的保镖，东洋人即便请出上海滩一流的杀手，也难以得逞。偏偏这梅蕴兰为香堂一笔价值百万的大生意去了广州，远水不及近火。眼下，梅文德起居出行，都有他的义子林之剑形影相随。这林五爷虽然武功超群，去年秋，曾以七十二式鸳鸯连环

腿击败过西洋拳王鲍迪克，威震上海武林。但五爷少文化，性情直率鲁莽，远不及他的义妹梅蕴兰心思精细，足智多谋。唐燕尔江湖阅历深广，她熟悉那些像田荷荷这类一流的杀手，所以成名，不在于技艺、心狠，更在于捕捉契机的智谋，无孔不入……

想到此，她突然心惊：如果她是杀手，她会选择今天，选择鸳鸯楼戏馆——人多、灯暗；保镖们为戏所迷，疏于防范；一俟事成，全场惊乱，又便于逃跑！

唐燕尔倏然起座：“阿绣，备马，去鸳鸯楼！”

几分钟后，唐燕尔已跨上她心爱的菊花青，如风驰电掣地冲出同心会馆……

几乎同时，那边鸳鸯楼戏馆已酝酿出一宗惊动上海滩的人命血案。

台上紧锣密鼓。戏已进入《能仁寺》高潮。女侠十三妹为救安公子潜入贼巢，与盗僧展开激斗。饰演十三妹的是刀马名旦司徒红，鸳鸯楼戏班子的班主。因为观众中多有本会的子弟看好她，她献演得自然十分卖力。全套的“打出手”腾、移、闪、挪、滚、翻、跃、蹦，身影如紫燕轻旋飘飞，令人看得眼花缭乱，喝彩频频。

台下前座，摆开一溜长的八仙桌。居中主桌正座的正是同心会长梅文德。他年过五旬，身材瘦削，但精神矍铄，略带着几分书卷气。这会儿他虽看得兴高意豪，但还是借着呷茶解渴的间隙，旁顾了下两侧八仙桌座上的各地方工友帮会的劳工领袖。当他发现与同心会实力相当，人多势众的淮北工友帮主金阿四、余姚帮协和公所主持严之淳、川南工人同盟会长钱谷融等无一缺席，且鹅长着脖子看得眉飞色舞，鼓掌叫好时，心中不觉踌躇满志。他深悉，自从鼎香堂十三道口介入纱厂罢工并取得成功之后，同心会的旗号正在劳工界忽喇喇地响亮起来，令不少工厂工友会和地方帮会马首是瞻。如今，他梅文德倘若能不失时机地建立起以

同心会为主体的劳工联盟总会的话，那么就会有足够的力量在上海滩别树一帜，与借青、洪帮名义而自成体系的黄金荣抗衡；与打着工商协和会旗号而实际上只代表官方和商界利益的章伯韬抗衡。将来的上海滩抑或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三角鼎立的局面：黄金荣的“黄帮”控驭着民间、市井；章伯韬的协和会盘踞着商界，而他梅文德则领导着劳工界。三角竞雄争霸，这是何等的辉煌和雄壮？眼下正是提倡劳工自主、劳工神圣的形势，他梅文德对大局的把握也许还多操了一份胜券……

梅文德思想驰骋，竟无心看戏了。他掉过首，对他身后护驾的义子林之剑轻轻耳语：

“给阿燕挂个电话。要她在会馆备一席好酒菜。我要请严老和钱老先生及金帮主商议劳工联盟的大事。”

“我这就去？”林之剑举首四顾，犹觉不放心。

“就去。让阿燕有时间采办。”梅文德首肯道，又补上句：“我周围有那么多劳工领袖，还怕有人‘黑’我？”

林之剑看着那些地方工友帮会的主持，身后也尽紧坐着一个个穿短打的随行保镖，不由放心。他起身离座，把过道上担负剧场警卫的烟草厂同心会分舵管带长庚叔唤过，请他坐于梅文德身后护驾后，自觉无碍，便走向后台去给唐燕尔挂电话。

谁知林之剑刚走出过道，剧场后排前座的一个麻脸大汉借着两旁同伙的掩遮，悄然地掏出张牛皮筋弹弓，觑着台上饰演盗僧的武行持棍的右手腕，“卟”地射出颗灌了铅芯的铁丸。那铁丸极快极准，且无声无息地只在那武行的腕骨上沉重的一击。武行负痛失手，一棍子打偏，竟猛地掙在饰演十三妹的司徒红脚踝上，猝不及防地将她打翻在地！

顿时，观众席发出“哦”地一声惊叹，齐齐地愣了眼！

说时迟，那时快，没等台上、台下人反应过来，麻脸大汉已一